

■青春感悟

天真妈妈与幼稚孩子

妈妈总说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而且还带有一定的“幻想细胞”。我送给她一个大大的笑脸。之后回想起昨天，没错，昨天我还含根棒棒糖在街上散步，为抢一个动画片与妹妹争得头破血流。想到这里，我很开心地笑了。难道我真的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吗？我问自己。

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，我上网做起了实验，可网上的实验结果告诉我，我心理年龄已

经有22岁了，看着那鲜红的“22”，我一阵紧张涌上心头：奇怪，难道我真那么老吗？

带着疑问，我推开妈妈的房门，刚想跨出第一个脚步，听到了奶奶的声音：“你们都这么大了，还不会照顾自己！”妈妈接上话，说：“什么呀，那是因为你们心里，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”我大吃一惊，心紧紧地抽了一下，随后恍然觉醒：原来在家长眼里，孩子永远长不大。

在妈妈眼里，我永远长不大，也许是因为我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幼稚地和妈妈争吵，又天真地给她道歉，还偷偷地拿走日记本的钥匙，藏起来，不想让她进入我的世界。每当那时，妈妈会很生气，脸上的伤心并着一点点儿绝望挤成一团，让人看了就心疼而害怕。于是我双手捧上钥匙，她一见，脸上的伤心迅速就被笑意占领。有时候，我真觉得，妈妈不去演戏，实在是

娱乐圈里一大损失。

站在那儿想了很久，突然有种念头涌了出来。好像妈妈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和我一样，那么天真而幼稚地生活着。瞬间，那种很暖很暖的感觉顿时占据了整个心灵。和妈妈那种久违的亲切感，那么强烈地向我袭来……

南京市外国语学校 初二(3)班 张倩如

点评：作者善于感悟生活，文字平实，感情细腻。

■维持烦恼

和陌生人讲话

“这次你一个人去，路上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讲话，人心隔肚皮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记住啊”。哎，不就是独自坐汽车去趟外婆家嘛，至于紧张成这样吗？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这么不放心啊。

在妈妈的千叮咛万嘱咐下，我终于踏上了去外婆家的路。

上了汽车，我拣了个空位子坐下，初次独行的孤独和胆怯袭上心头，我只好拿出包里的小说来打发这寂寥的车行。车子行驶了一些路程，我抬起头，看到了前面的一位农民工模样的中年妇女。在我打量她的同时，她也正回头看着我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油然而生一阵恐慌，该不会是大人们所说的“人贩子”吧，她为什么会这样看着我？妈妈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。

我不安地合上小说书

望着窗外，那中年妇女又转过身来，拿出一个橘子对我说：“姑娘，你吃吧。”我突然紧张起来了，害怕她是坏人。但我还是有礼貌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现在不想吃。”中年妇女“哦”了一声，随后尴尬地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姑娘，你怕我是坏人吧？你和我女儿挺像的，都喜欢这样看书，所以我就想你可能也和她一样喜欢吃橘子……对不起啊，吓坏你了吧。”说罢，她调转头了。我也陷入了沉思。

这位母亲大概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的女儿了吧。而我，到底该不该和陌生人说话呢？

秦淮外国语学校初一(5)班 李徐敏 (指导老师 石假英)

点评：小作者很巧妙地写出了天下母亲的慈善和真诚，同时也流露着一颗纯朴、善良的童心。

■片言只语

石缝中的野花



在我经常走过的路上，有一座很旧的山坡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石缝里就长出了一丛野花，点缀着山坡，很美。

看到它，我心头油然泛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。不错，它不比葱郁的青松、清瘦的翠竹、滴绿的香桂引人注目，也不比旺盛的牡丹、幽香的兰花、亭亭的莲花惹人喜爱。它入不了花圃，登不了雅室，进不了庭院，天生认定的命——在野地里。

中午的阳光从梧桐叶片的缝隙洒落，正罩住它。温暖金黄的光束，仿佛舞台上的灯光笼住芭蕾舞的舞者，旋转、宁静、舒畅。走近一看，野花的叶

子通体透明，可以看见顺着叶子的一股紫红的力量直达花梗，输送着一方土壤的劲道。花瓣是一种紫红，像一股细泉吐出丝缕般的花蕊，充满着生命的夸耀和欲望。

春夏秋冬，花开花落，这些无人照料的野花，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，在石缝中无声无息地生长。我喜欢这些风吹不倒，日晒不死，长在石缝中的野花。

我更赞美像野花一样，甘于淡泊、活得自在的人。

南京市力学小学五(5)班 朱哲源 (指导老师 韦娜)

点评：观察仔细，描写生动，结尾别有深意，发人深思。

■成长笔记

最动听的声音

溪流流淌，鸟儿鸣叫，鱼打荷叶，蜻蜓点水……这大自然的声音，多么动听！可是，什么才是最动听的声音呢？

会不会在家里？停下笔，我竖起耳朵听。“嗡嗡嗡……”取暖器不停地运作着，屋子里暖烘烘的。不过这声音真是不可恭维。“咳咳……”隔壁房间里，爸爸又在咳嗽了，也不知道吃药了没……欠一欠身子，妈妈新买给我的羽绒服就“沙沙”响了起来，真的好暖和哦……“叮叮当当”，是不是奶奶又在为我拌芝麻糊了？

我又把头探出窗外，一片嘈杂立刻迎面而来。“哔——哔——”小汽车的喇叭叫个不停。“滴——滴——”摩托车从来不会安静。正是下班回家的高峰期，大家都忙着赶回自己暖暖的家吧！这么想来，这声

音也不那么刺耳了。一对外出的母女路过窗下，女儿兴致勃勃地说着图画班的有趣事儿，妈妈也像个孩子似的“咯咯”笑着。下午去遛狗的老爷爷也回来了，雪白的小狗正在老爷爷脚边开心地蹦来蹦去，脖子上的小铃铛发出清脆的“叮叮……”我正心满意足地聆听着，隐约发觉屋里有人叫我，我关上窗子，回到安静的屋子里。

原来是妈妈的电话。熟悉的声音，普通的问题，却像羽毛一般包裹着我。随着声音流淌入耳的，不只是声音了，还有——爱。

找到了，最动听的声音，就在我们心里。

南京五中初二(15) 欧阳思炎 (指导老师 陈小爱)

点评：文章以心理活动贯穿，将平常的生活写出了动静。

■我爱我家

陌生的老爸

昨天晚上，老爸给了我一封封信，信写了满满两页纸，信里说他以后再也不会对我声嘶力竭地吼叫了，也不会对我吹胡子瞪眼睛的，还说我们将成为好朋友。看了信，我赶紧要到卫生间了——肉麻得要吐了！

这真是一个意外。今天，我们一家人在吃饭，吃的时候，我的手没端饭碗。如果是以前的话，爸爸的脸上就来个“晴转多云”，一场暴风雨随之而来。先是“打雷”——拍桌子或者是跺脚，惊天动地啊！然后是“大雨倾盆”——厉声责骂，凶神恶煞呀！说不定还有“冰雹”——动粗！最后，发大水了——我吓得哭

了。可是今天，他却像春风细雨般地说：“儿子，今天我跟你好好讲，看你能不能改掉。”这是我老爸吗？

虽然，这有点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，但这感觉好极了。

南京晓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五(3)班 袁枚坤 (指导老师 吴朝阳)

点评：小作者将爸爸的神态表现得鲜活有趣。

习作版欢迎大家投稿。你可以电邮至 viyyc@126.com，或寄信至南京市东宇大厦现代快报“习作版”(210005)。

言之有理



韩乐

试玉要烧三日满

有一年在新疆和田，汽车突然停下，为什么停，记不清楚。只记得下车休息，一个维吾尔老人走过来，操一口地道的新疆汉语，热情地叫我们不要买玉。他穿一件很旧的黑布棉袄，从隐蔽的深处掏出来几块玩意，献宝一样给大家看。同行的人嘴快，说哪是什么玉，明明是石

头。老人很生气，脸涨得通红，舌头在嘴里发抖打颤，恨不得立刻动手打一架。

陪同的新疆朋友连忙出来劝阻，摆事实讲道理，软硬兼施，于是烟消云散，重新开始商业谈判。我们胡乱砍价，老人继续推销。他用其中一块白玉一样的石头，或者说石头一样的白玉，在自己鼻沟里来回摩擦，然后既忿忿不平，又不无卖弄地说：石头，石头，这怎么会是石头！这是玉，是玉！

是石头，还是玉，立刻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。那玩意摩擦得油光锃亮，看上去十分可爱。我轻易地动了心，管它真假，管它石头还是玉，就买了一块。想到上面还有老汉脸上的油汗，关照他无论如何擦干净。所谓干净，也就是在那件黑布棉袄上，再多蹭了几个来回。同行的新疆朋友觉得这钱花得值，

说就算是和田的石头，到了你们内地，也都能算是玉了。

我一直搞不明白什么是玉。过去不明白，现在仍然不明白。玉是一门学问，看古人文字，提到玉的地方，都会说不清楚。李商隐的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，玉如何会生烟，真是匪夷所思。其实早在李商隐前，有位叫戴叔伦的诗人，已说过类似的话，“诗家美景，如蓝田日暖，良玉生烟，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”。这究竟是不谋而合，出自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共同典故，还是伟大的李商隐，一不小心抄袭了，不得而知。

贾宝玉衔着石头来到人间，往好里说，是块通灵宝玉，往不好里说，就是块顽石。是金玉良缘，还是木石前缘，扯不清，理还乱。古代魏国的农夫，种田挖到一块尺玉，带回家后，黑夜里放光，光照一室，农夫大为恐怖，赶

快拿出去扔掉。邻人胆大，捡了去献给魏王，懂行的玉工十分激动，说“此无价以当之”，结果魏王大喜，论功行赏，食上大夫禄。

玉显然是有灵气，在古人眼里，美玉的精气远望如在，近看却无，可望而不可及。因此白居易“试玉要烧三日满”这样骇人的句子，也没人会去顶真。玉乃宝物，如何能烧。白居易自注：“真玉烧三日不热”。这一定是骗人的鬼话，没人傻到去做这样的尝试。焚琴煮鹤，只能浪漫主义去想，绝不能现实主义去做。

和田买的那块石头，那块玉，如今还挂在床头。懒得去想究竟是石头还是玉，反正已为我所有，既然能得到它，也是一种缘分。

叶兆言：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■视频预告

听朱成山讲述他和东史郎的故事

对于南京人来说，东史郎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他是一个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，同时他又是一个敢于说出历史真相，坚持反省谢罪的日本老人。去年年初东史郎去世。日前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，推出

了《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》一书，详细记述了他与东史郎13年的交流过程。今晚7点半至8点半，朱成山将做客快报“生活南京”，讲述他和东史郎的故事。有兴趣的读者届时请登录 www.lifenanjing.com.cn，点击“视频”频道，参与交流。

韩流来袭



韩乐

一条叫旺财的狗

Z在农村买了五百亩地，搞了一个所谓的庄园。每周一次，Z丢开城里的生意，开车去他的庄园里干活。主要是种树，另外也种了各种庄稼以及茶叶。据说那儿的地貌十分复杂，有山有水，有农田也有未经开发的丘陵荒地。他力邀我去他的庄园看一看，有一天我就去了。

庄园里的内容丰富得很，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一条西施品种的小狗。这种狗在城市里一点都不稀奇，作为宠物，被主人牵着或者抱在怀里，在广场上、马路边或是电梯里经常可以看见，但出现在这里却让我有些诧异。那西施的形还在，只是已经不白了，成了一条灰狗，肮脏邋遢得不行，混迹在几条草狗中间。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所有的狗都在饭桌下面寻觅，惟有西施竖起了身子，两只前爪相碰，“作揖”个

不停。这大概是它早年生活所遗留的唯一的痕迹，从那献媚的动作中我不禁意识到这曾是一只备受宠爱的宠物。有人丢了一块肉骨头，西施马上不作揖了，与草狗们打成一团。

Z说，它原来是一个哥们送给女朋友的，后来两人闹气分手，哥们就把西施要了回来。因为养在家里看着伤心，就把它送给Z了。哥们千叮咛万嘱咐，要善待那狗。与狗同时送来的还有狗衣服、狗项圈、狗梳子、电吹风等一套东西。Z满口应承，可一转眼，就把电吹风之类的给扔掉了。开始的时候，那西施十分清高，夹着一泡尿，怎么也不肯在屋里撒。从门外逛完一圈回来也不肯进屋，抬起爪子，要人给它擦脚，擦干净了才肯进来。挑食，不肯吃东西，饿极了想吃东西了，又抢不过那些草狗。日月如梭，如今这西施什么都吃，甚至是自己拉的大便，更不要说是人拉的了。抢起东西来比谁都要起劲凶狠。伙同它的草狗兄弟们满世界地乱跑，跃沟过坎的毫不含糊。

最后我问：“这狗叫什么名字？”Z说：“以前八成叫什么团团、宝宝、娇娇……现在的名字是我给起的，叫旺财。”我说：“这名字好啊，给你带来财运，它自己也很耐活呵。”Z说：“可不是吗！”

韩东：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，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荆歌劲舞



荆歌

白烧红烧

我从小就喜欢吃羊肉。小时候凡跟父亲到苏州城里，我总要喝羊汤。很嫩的白切羊肉，滚烫的汤，还有青绿的蒜叶，加上细盐、味精，还有辣酱，呼噜噜先把汤喝了，还可以加汤。

最好的羊杂汤，我是在青海吃到的。我们去大通县听花儿，返程的时候，在公路边的一家店里，吃到了平生最好吃的羊杂汤。大碗，这样

的大碗近乎脸盆，在我们这儿是见不到的。这么一大碗，都能吃光，可见有多好吃。吃得肚子撑得在车上都有点坐不住。这样的羊杂汤，喝下去之后，会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。据说这是因为青海的羊品种好，而且是在高寒草地无污染的环境下生长的。汤也浓，是在大锅里加了羊骨几天几夜煮下的高汤。

通常羊肉都是白烧。1991年的时候到海南，据说他们那里的“东山羊”也是一绝。点上来一吃，嫩是很嫩，缺乏点腥膻味。羊肉没了腥膻味，也就不好吃了。所以新疆人做羊肉要加孜然。我认为加孜然，是为了强调和夸张羊肉特有的腥膻味。是优点，就应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。

羊肉红烧是很少的。我不知道除了吴江，还有没有其他地方以红烧的方法烹任羊肉。吴江做红烧羊肉最好的师傅，是六师傅。六师傅其

实不姓“六”，六师傅因为排行老六，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六。在吴江，“阿六羊肉”的名头是非常大的。只要是喜欢吃羊肉的，恐怕没人不知道阿六羊肉。

六师傅很淳朴。但淳朴的人不等于不会自夸。我经常听他讲，羊肉是好东西，吃了冬暖夏凉。冬暖还说说得过去，因为羊肉性热。夏凉就不好理解了。我想他一定是只顾了吆喝，而并没有太多地推敲他的广告词。

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他的羊肉确实烧得好吃。烧得那么红，浓油赤酱，却一点都没有酸味。羊肉本身的奇香，一点都没有被掩盖。关于香，他有许多恪守的规矩：一是有特殊的进货渠道，不好的羊肯定不进。至于什么才是好羊，他从来都不肯透露。二是坚持用木柴当燃料，而决不会用煤，或者煤气。三呢，他告诉我说，一般店家为了

去腥，都会在羊肉锅里放几个萝卜。他不放萝卜。他说，一放萝卜，羊肉的香气就没有了。他独特的去腥方法是加红枣。一锅羊肉里，要加很多颗金丝小枣。既去腥，又不冲羊肉的香气。

我在苏州市区的一些饭店吃饭，有时候也会吃到红烧羊肉。我就很惊讶，说，想不到这里也有红烧羊肉，我还以为只有吴江的阿六羊肉是红烧呢！饭店里的人就会告诉我说，我们的羊肉，就是从阿六那里进得来的。我就想，原来阿六的羊肉生意做得很大啊，不知道以后哪天在青海吃羊肉，店家会不会端上来一盘红烧羊肉，说，这是专门从江苏吴江空运来的，是那儿一位名为“阿六”的大师傅做出来的。呵呵，不至于有那么一天吧，因为，我认为在青海，羊肉还是不放酱油的好。

荆歌：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